



90129

汝東判語卷四

鄞董沛覺軒

危安才等控案判

危王氏再索得男偶乏乳汁此亦氣體衰弱之故凡婦
女生產絕無乳汁者甚多何能因此謂其抱養也果其
抱養必須查明生自何家抱自何人方可呈告危沐才
誼屬同胞輒以無據之詞冒控尊長本應究誣旣據危
安才代爲乞恩著令當堂服禮姑不深求所生子金生
業經本縣親寫宗譜毋庸再議至譜內危王氏明書側
室危安才妄稱繼妻殊有不合亦著更正分關所列父

汝東判語

卷四

一

母養贍田地親故後理應作祀今安才兄弟各自私分
此卽廢祀之漸不可爲訓據稱安才得田二畝地二畝
沐才得田一畝地一畝半概令歸公永作伊父祀產與
長姪危嚴氏三房輪承不許出售其沐才私賣陳家嶺
田二畝計價十千卽命安才贖回歸入父祀兄弟之間
以情爲重區區之數毋庸責令沐才償價也取結附卷
案銷此判

鄒淡仁等控案判

牆屋之側穴地以爲儲積之所東鄉村民戶戶有之東
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本無所謂干礙也惟青囊家言旣

有氣脈來龍之說則族鄰同住休戚一體相關既稱彼此有妨卽將窟穴一律填塞冀免事端亦無不可樂廣清鄒淡仁等各家新窟據供現已盡填著毋庸議鄒尙雲家原有舊窟已歷百餘年旣憑中證公論另開一穴作抵著於舊穴三百步內擇覓妥地開掘新窟歸鄒尙雲承管卽將舊窟照填永杜釁隙此後均不准於逼近之處再行添開以昭族鄰和睦之誼相度陰陽其源甚古亦不能執儒者之理概謂其杳渺無憑也結附卷案卽註銷此判

方如斗等控案判

汝東判語

卷四

二

艾光川之女許嫁方如斗之子承德爲妻女年九歲光川挈婦遠貿荊州卽送其女在方氏寄養六載今年正月夫婦還里女亦接歸將於明年月選吉期備禮嫁娶不料三月初旬如斗之妻桂氏病歿欲接此女同居喪次而光川以女未成婚禮無服制堅不允行以致兩姓宗鄰互相毆扭各有微傷赴案請驗本縣查訊事由則方直而艾曲也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艾姓據此以爲未廟見之女尙未成婦則童養未婚之媳更無姑婦之名卽不應有姑婦之服不知經文

簡質須註乃明此條鄭註云婿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孔疏云其女之父母則降服大功婿服齊衰非適妻之服乎父母服大功非嫁女之服乎舅姑之服已可由此推矣恭讀

欽定義疏云此未廟見而死歸葬母氏之黨謂舅姑皆歿者婦之祔廟舅主之也舅姑皆歿而又未三月未從於祭是舅姑以上皆不知此婦也故不祔亦不得已焉耳

御案昭然更足抉經義之奧蓋女子遣嫁以見舅姑爲重以接夫子爲輕童養媳初次入門必具吉服禮拜舅

汝東判語

卷四

三

姑則援舅姑既歿未廟見之婦以爲舅姑在堂童養媳之比殊屬擬不於倫曾子問又云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深衣縮總以趨喪是知未成婚之女禮亦奔喪而況童養數年久處舅姑之家恩義深重較之在塗未面之女固有區別者乎古無童養媳之事卽無童養媳之服今律所以不言者亦因鄉曲陋俗未便明著服圖然婦爲舅姑一語實已包括其中歷來成案童養婦夫亡守節與已婚者一律褒旌童養婦違犯舅姑與已婚者一律科斷安得謂童養之媳無姑婦之名耶揆艾光川之意或恐方氏乘喪婚配致其女有不得正

始之嫌然方如斗既未以此要求則亦毋庸逆億矣此案傷甚輕微兩不深求以全戚好惟事關禮制不能不詳爲判決以斥妄據經典之非比各遵斷免錄供辭當子銷案可也此判

同案周旭初等控案判

周楊兩姓控爭荒畝楊姓絕無憑據周姓雖有乾隆閒舊約而不載丈尺亦在影響之間未可執爲鐵證也本縣察核案情荒畝西首一帶皆楊姓之屋必謂滴水之外卽屬他人地基於事理亦不甚合據中人徐銘賢等議令靠屋五尺讓歸楊姓管業行走不得起造其自

汝東判語

卷四

西往東之路兩造同行出入周姓所稱每歲租錢七十以後永不收取前此口角之際所挖牆缺旣與公路無關儘憑楊姓自行修築理處甚爲公允就此定斷兩造亦無異言惟該處荒畝仍無丈尺卽著徐銘賢等量準數目東至西自讓出靠屋五尺外共若干丈北至南自同走之大路外共若干丈明確開立界石以杜日後越界竊爭是爲至要至於來龍蔭木本杳渺無憑之說各姓已業內一切種植任其砍伐原非他人所能禁阻顧周楊旣是世姻又在鄰近休戚之誼一體相關如能和衷共議另立妥約於要害之處各禁谷斯更屬美舉如

或不能則已業之樹彼此均聽自便斷不許以傷龍誕
妄之語再起爭端也取結兩紙附卷案卽註銷此判

傅長發等控案判

傅何氏背夫在逃至四十餘日之久東家食而西家宿
其情事概可知矣猶敢飾稱日處家中寃被傅長發誣
控豈有其妻現在其夫控逃該族鄰等望衡對宇並未
見面而反幫同找尋之理彼婦之口刁狡萬分本應決
杖以儆淫邪念其患病經旬尙未全愈姑予掌責聊示
薄懲情重法輕猶爲恨恨耳傅長發自願領回仍聽領
回管束甘心逐臭無奈此匹夫何也何全發與傅何氏

汝東判語

卷四

五

總麻兄妹出嫁已屬無服輒以疏遠之親妄預人事始
則到門索姝繼則呈案幫誣此何爲者非以其親支子
絕欲誘傅何氏之再嫁而冀得其聘財乎鬼蜮奸謀何
所遁匿滿杖之律自取之矣結狀附卷案卽註銷此判

吳發生等控案判

數百家發族之祖葬於何山爲子孫者理應共曉吳舍
生等妄以蛇形山古冢謂是始祖仲武公之墓誣告吳
發生等侵葬及至一月以後吳發生等訴稱仲武公實
葬五彩山與其葬父之地相隔七里吳舍生等無可措
詞始以查明更正之語混瀆公庭不思州縣衙門乃執

法斷事之所可容爾輩隨口妄說耶至其詞首列名共有五人據吳書生供稱吳欽安並未預議據吳全盛吳生宗供稱伊等姓名亦是捏放更見吳舍生等膽大妄爲律應究誣重辦緣被告吳崑山宗房吳英其等代爲乞恩姑予責懲以示儆戒蛇形山圈內古墓吳發生等稱係羅姓之冢吳全盛等稱係祖妣艾氏萬氏之冢雖均無碑誌確據究已相歷數百年嗣後無論何人不准再於圈內埋葬吳發生等父墓本在圈外與舊冢相離五十餘步無須遷移前年曾在圈內動土業經糧衙諭令祭山亦毋庸再議取具各甘結三紙附卷案卽註銷

汝東判語

卷四

六

此判

萬以高等控案判

自同治五年萬以成身故之後萬陳氏萬以高姦叔相安毫無嫌隙十餘年矣及陳氏之子天喜甫經長成輒敢聽人主唆聳令伊母出頭與萬以高爭產肇訟殊屬不合查純塘田十一畝本爲築牆追醮之用以高業已築牆并允於十月內補醮該田聽其變賣萬陳氏早有撥約何得過問至萬李氏所撥學田十畝係爲子孫讀書膏火起見必須入學之人方可收種若僅挂名讀書卽欲承管此田則童蒙初經就塾亦可算讀書乎以高

捐一監生卽借國學名目耕種學田亦有不合惟其前
無人理說實陷於不知既往之事毋庸追論所有同治
六年起至光緒八年止該田租息業經以高收用萬陳
氏早時不言現在亦不許索討著於天喜娶親之時令
以高幫錢二十千以盡親親之誼學田自九年爲始卽
歸兩房依次輪流俟子孫有入學者則歸入學之人經
管兩人三人照數勻派如其人已中鄉科或由他途出
仕卽不得再言有分萬以蘭萬以介被擄不歸爲日已
久諒已死亡其以介名下之田卽作天喜已業以蘭名
下之田卽作以高已業亦毋庸提出輪管免多糾葛以
汝東判語

卷四

七

高呈控萬以妥等主唆察核以妥原稟顯有偏袒所稱
唆訟未必無因事旣斷結姑不深求如萬天喜再敢翻
異仍懲伊母恃寡纏瀆定卽拘提到案治以不遜之罪
並將主唆之人一律嚴究凜之凜之取結兩紙附卷案
卽飭承註銷可也此判

劉金元等控案判

殤子不繼載在禮經攷之律文亦有死亡之子不得立
繼等語此古今通義也劉開元數歲卽歿何能立後劉
金元狗母姊之言妄立劉早興爲繼子以致早興之本
生父坤元越分多事涉訟數年可謂自貽伊戚矣事旣

到官惟有遵照定例飭令更正劉早興著卽歸宗前所承受田地山塘凡原約所載畝分盡數交還卽作劉金元之父明行祀產坤元父子不得再言有分金元亦不許變賣致令廢祀至本年業已耕種仍歸坤元收割本年丁漕亦歸坤元完繳俟十月內還田過戶永斷葛藤原立繼約當堂塗銷取具遵結兩紙附卷案卽註銷此判

黃馮氏等控案判

黃逢春赴塘洗浴墮入深坑以致淹斃死由自取與人無尤業經本縣前往驗明填格繪圖飭付棺殮著令雇

汝東判語

卷四

八

主楊載書給予埋葬銀十兩依律定斷本無格外枝節惟黃逢春之母黃馮氏年近七十別無次子孑然老婦殊可憐憫據供其子未死已不免沿門乞食況在死後更屬無依楊載書誼同主僕恤寡濟貧之事亦稍有力者所樂爲此後每月給付黃馮氏食米三斗歲歲無缺俟黃馮氏身故停止至黃馮氏供稱願立繼嗣現無財產恐其無人入繼等語此必庸妄訟師教唆之言希圖本縣酌斷錢文殊不知立嗣承祧係爲宗祀起見親疏有定禮法森然有產立嗣固不許爭奪無產立嗣亦不許推諉黃馮氏親支有人儘可聽其擇立責其奉養如

敢抗違亦可明告宗房呈請究斷何必以無產爲慮耶
黃逢春之妻黃徐氏前以家貧在城傭作遂與貴溪人
王泰同室儼如夫婦據黃馮氏供吐明確是在黃逢春
生存之日既不隨從其夫又不奉事其姑早有離絕之
狀此等失節之婦豈復責令孀守准其擇人改嫁免致
貽垢其前此背夫棄姑及王泰姦占之罪姑不深究已
取各結狀及勘單圖格一律附卷案卽詳銷此判

雷新發等控案判

雷易氏呈遣子婦猶復顧念兩孫於同治十年八月分
撥田二十二號暨園地屋宇交長子雷集益暫爲經理

汝東判語

卷四

九

俟次房兩孫成立婚娶再付收執立約呈官其後次子
廣益在配身故所生長兒亦亡廣益之妻陳氏以同治
十三年逃回雷易氏不念舊惡不俟其次子長成遽將
約內田產卽交陳氏收租管業已屬格外之恩本無異
議惟算帳清單理合雷易氏出名斷不許陳氏出名雷
新發所出租約理合交陳氏之子清水收執斷不能陳
氏收執庶於前次遣婦留孫之意不相違背乃當時無
一曉事明理之人爲之主持以致陳氏節外生枝反欲
告追十二年以前欠租豈非自貽伊戚夫陳氏見絕於
姑早經遣配卽自配所回家亦未據雷易氏稟請收留

報官立案原不許妄預雷姓之事然其子清水則仍雷
易氏之孫也果有欠租亦應清理第此田爲雷易氏撥
給事在十年八月其自八月以前該田尙在雷易氏手
內雷清水旣未分田安有欠租其妄一也十年八月以
後晚租應歸清水十一十二兩年早晚全租亦應歸清
水顧當雷廣益發遣之時呈有債款批令雷集益代還
清水兩年乳哺之費亦雷集益代出此獨非應聽乎陳
氏只知所入不知所用率以全欠控追其妄二也查約
內之田該早租九十六桶晚租約五十桶以一年晚租
兩年全租總揭共計三百四十二桶楊前縣批令代還
汝東判語

卷四

十

何按元洪祥貴等十四家欠項共錢四十三千按照時
價每桶值錢二百應開除穀二百十五桶又清水乳婦
每月支穀三桶兩年應開除穀七十二桶所除之外尙
餘穀五十五桶卽著雷新發照數找還永斷葛藤至於
雷易氏養老之田當咸豐六年分家之日集益廣益各
分十九畝九分年老戚鄰張松茂易京榮等皆預議之
人供證確鑿厥後廣益蕩罄集益之田尙存卽是新發
已業清水本屬無分惟是敬祖睦族不嫌從厚雷易氏
夫妻祭田舊祇五畝一分實是太少不敷祭祀之用勸
令雷新發助田十畝作爲伊祖祭田合成十五畝一分

與清水輪流承值虔供祀事此是本縣教孝之意俾雷
新發益篤其報本之忱卽准清水輪承者亦以杜他日
變賣之弊清水日後長成宜永誌新發此舉之友愛新
發亦宜顧恤嫡弟以慰易氏之心須知爾祖支下僅此
兩孫勿效爾父爾叔所爲徒使爾祖爾祖母歛泣九原
也陳氏係遣配之婦本應責付母家收領惟姑媳義絕
而母子究無相絕之理清水既有居屋姑准其同住但
不許昧卻本來妄自尊大再滋事端著宗房雷亮桂雷
義三等隨時約束陳清水尙未成丁查照雷易氏原約
該田產應仍歸新發代理據供甄前縣已論交還毋庸
汝東判語

卷四

十一

再議陳青州迭次主峻察核情節不爲無因此後務改
前非勿以身試法也比各遵斷取結附卷候卽照案詳
銷此判

吳楷仁等控案判

水性自高而下低處灌蔭高處車蔭自然之理然必有
水方可用車不過稍費人功其實賴此水彼此何別宗
姓初呈自稱填倒無水伊族亦受其害措語何等明白
其後輾轉訴辯反謂自築此填上游之田難免淹浸則
且以無填爲利意在毀而不在修何怪吳徐姜三姓指
控偷挖乎愈辯愈非與初呈大相刺繆實屬自取訟累

宗路紅宗暢和宗檢俚等各有田畝資其車蔭理合一律派費宗廷楷宗占先宗向發等本無該處田畝立可呈明而竟出身扛幫更屬滋事此堪蔭田千畝前次創築胡家莊宗姓出費最多凡屬公議公呈及應行輪管之處卽宜吳徐姜宗四姓會同何以歷次控告抹卻宗姓茲著兩造原經王步彩孫青元等督同地保會接喜募匠估工刻期修復勒令該匠具限保固所蔭田畝計費若干每畝勻派灌蔭之田一畝作一畝算車蔭之田兩畝作一畝算以昭平允敢有抗違准其稟官追究仍須會議妥善章程永遠遵守是爲至要魏長齡人甚老

汝東判語

卷四

七

成言亦公正惟年近八十未便重勞王步彩等遇事酌商可也至宗姓所稱水口過狹埂堪易倒此言不爲無理仰工房攜帶官尺往彼丈量是否照依羅任前斷高寬五尺之數另稟核奪此案卽飭註銷結附卷此判

高翰成等控案判

高翰成家門外火種如果其姪琢玉所放是真狗斃不食之人琢玉忝稱讀書當不致此且當時並未獲住僅據其媳梁氏目見爲言黑夜愆忙之中或有錯誤未便遽科重罪惟翰成兄弟俱屬高年又稱友愛爲之子者不能仰體父心敬事伯父輒敢聳母生事與從兄弟輩

視若寇仇殊屬無禮著予掌責以示儆戒此後各敦親睦毋許再滋事端高蘭輝賣休事在

赦前姑准寬免仍著該宗房高焯輝等隨時戒諭勿令參商是爲至要取結附卷案銷此判

樂仁發等控案判

黃福兒妻亡子幼代託樂進發之母樂萬氏撫養議明食穀立有字據而乃措穀不付迭次控官且復誣及死婦謂與進發有姦恩怨倒置喪滅天良此黃福兒之過也樂進發業經控縣應否找還食穀理合聽候究斷乃於半路相逢突見黃福兒背有錢文卽行硬奪雖事出汝東判語

卷四

三

有因究屬蠻野此樂進發之過也今斷令黃福兒子女自行領回所該租穀彼此互稱有欠均不必置議衣物早經收回筆據現在亦不必置議前日奪取之錢爲數無幾卽作貼補樂姓養兒之費據稱本係糧錢著黃福兒賠繳歸款樂萬氏失足落水業經本縣驗明委無別故樂進發及其兄仁發具結在案前次妄控毆逼豈有在押之人而能遠赴鄉村恣行毆逼耶本應坐誣姑念骨肉情切加恩免究取各結狀附卷案卽註銷此判

藍田等控案判

藍田娶賣休之婦玷辱斯文以致背夫在逃本屬自貽

之戚前控李全喜引誘伊妻居在比鄰似乎可信然胡地恩爲藍發萬女婿受其父子之囑將藍李氏尋歸事極合理藍田反謂胡地恩與李全喜同黨得賄串送安有翁婿至親甘爲外人出力而置戚誼於不顧者其後帶婦上堂諭飭領回藍田並未同婦回家即將伊婦藍李氏交何壩階處寄養此次又控李全喜計誘再逃夫藍李氏旣在他處李全喜何由知覺卽使知覺而何姓旣受藍田寄妻之重託何肯縱令伊婦濫與他人交口果有其事藍田理應指控何壩階疏於防範乃竟抹煞寄養一層專控李全喜計誘將令問官疑其仍在鄰居

汝東判語

卷四

古

無從駁斥其爲刁狡尤堪髮指觀此二端顯係誣控則其前次引誘之事亦無實跡豈復可信乎李全喜確係無干卽予省釋藍李氏背逃一月據供未到李時春家年輕婦女隨處棲宿豈堪復問此等淫賤之流本應當官發賣乃藍發萬仍願領回姑予掌責以示懲戒此後務宜嚴加約束不許李時春等家眾男女再行往來以杜後禍如再不安於室准其嫁賣亦不許李時春等過問李全喜母子不得再與藍李氏接談庶免嫌隙比各遵結案卽註銷此判

周良才等控案判

周氏自南宋遷居至今三十餘世宗祠宗譜咸奉始遷者爲祖深合小宗繼別之意與禮相符周良才鈔得舊帙見其由漢迄唐世系聯貫輒欲添入譜牒增主於祠族人皆謂不可遂以滅祖毀祀駕詞呈控斯誠愚而好自用者也本縣不憚煩言於舊帙之謬妄逐條批斥俾周宗人共曉之譜牒之學莫盛於六朝唐人猶重門第屢以家世相矜沿及五季中原大亂衣冠巨族散爲氓庶至宋已無復言者況在今日而欲追千百年遙遙之胄以爲自出之祖豈可信耶舊帙所載周姓爲赧王之後秦滅周子孫居汝南遂以爲氏其說近似而實非也

汝東判語

卷四

五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烈生懋懋生文文生昇昇生興興生晏晏生安安生宏宏生明明生隱隱生壽壽生容容生休休生雄雄生暉暉生寬寬生員員生成成生邕秦滅周并其地遂爲汝南著姓生仁字季房漢興續周之嗣復封爲汝墳侯賜號正公元和姓纂則云周安平王次子秀別封汝州因家焉漢汝南侯周仁徙汝南周無安平王姓纂誤衍安字卽平王也其所稱少子秀雖與唐書次子烈不同其所稱汝南侯雖與唐書汝墳侯不同而以汝南之周爲出於平王之後則同也安得謂赧王之後乎赧王入朝於秦其裔卽

在長安實爲姬氏至唐避元宗嫌名始改爲周此一支也又有沛國周氏亦稱出於赧王漢初汾陰侯周昌御史大夫周苛高景侯周成蒯城侯周繅皆其子孫而其後無聞焉此又一支也要皆與汝南無涉也周仁之後分爲數望其一卽徙臨川是爲爾周氏之大宗亦右族也在宋有臨海太守周毅在陳有西豐侯周敷在唐有申州刺史周寶永州刺史周褒集州刺史江陵公周宏毅此其著者而舊帙於臨海以下或收或不收則是并臨川大宗之譜亦未一闕也周寶在舊帙中曾系其名觀其所註則唐末之浙西帥而非唐初之周申州也吁

汝東判語

卷四

六

可怪也晉梁州刺史周訪望於尋陽梁桂州刺史周靈超望於永安後周右僕射周惠達望於河閒隋樂州刺史周儒望於華陰唐御史大夫周利貞望於廬江登州刺史周行冲望於河東隴右節度使周泌望於江陵同平章事周墀亦望於永安雖皆原出汝南而斷不能混於臨川至若西魏濟北公周瑤卽拓跋之宗支以普氏改周氏本蕃族也而亦引爲一家此真不辨菽麥者矣造舊帙者亦嘗略見史書故凡周氏著名之人大半登之於錄而不知東牽西扯譜學茫然遂以他人之祖爲吾族之祖且以不知誰何之祖爲前賢之祖勞心作僞

莫過於此冥漠有靈必當負疚而不謂吠聲逐臭之夫
尙且奉爲鴻寶尊爲典謨甚矣籍談原伯魯之流天下
固不乏此謬種也舊帙所載官位之妄封爵之妄世系
之妄生卒之妄諡法之妄地名之妄年號之妄糾不勝
糾辨不勝辨姑各舉一二以推其餘周楚官益州刺史
而舊帙曰荊州牧周法明官黃州總管而舊帙曰道州
都督此官位之妄也周靈超封褒城侯而舊帙曰宣城
公周儒封樂陵公而舊帙曰平陽王此封爵之妄也周
惠達之孫含恩晉州刺史而舊帙曰孫欽明周允元之
父基常州長史而舊帙曰父伯仁此世系之妄也永初

汝東判語

卷四

七

爲宋武帝年號泰始爲宋明帝年號而舊帙曰道輝生
泰始卒永初太清爲梁武帝年號太建爲陳宣帝年號
而舊帙曰法緒生太建卒太清此生卒之妄也周才卿
諡敬侯而舊帙曰文敬周法尙諡僖公而舊帙曰忠武
此諡法之妄也藍田爲漢縣非郡也而舊帙曰藍田太
守崇陽爲趙宋所設非唐縣也而舊帙曰崇陽令此地
名之妄也晉元帝三次改元無永平也而舊帙曰元帝
永平二年卽惠帝之永平僅兩月耳唐僖宗五次改元
無永隆也而舊帙曰僖宗永隆四年卽高宗之永隆僅
二載耳此年號之妄也種種錯謬不可枚舉此等舊帙

一炬燒之可矣乃欲篡入祠譜誣其祖宗至愚至妄真不值明眼人一噓者推是意也必將舉周家八百年之統自后稷至赧王一一列祀於祠然後始盡報本追遠之意也此尙知有黑白乎而謂一族之人能從其議乎周良才妄竄譜牒本應責懲姑念事出有因毋庸深究此後宗祠宗譜一仍舊貫不得再有更動致生事端嗚呼李義府自稱趙郡杜正倫強附城南羅紹威聯昭諫之宗郭崇韜哭汾陽之墓扳援貴族自昔已然求如狄武襄之不祖梁公者前史有幾人耶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於良才乎何誅吾願凡爲子孫者共儆之也原譜發汝東判語

卷四

大

還當予銷案此判

陳協恭等控案判

陳克新撥給幼女春秀田七畝三分當春秀初嫁葉姓已將田糧過入葉陳氏戶其後改嫁舒錢俚又將田糧過入舒天信戶此田早經開割應斷與舒錢俚夫婦管業陳協恭不許妄爭至舊歲洪氏身故陳協恭委係家貧辦理祖母喪葬因而負債質之宗房陳萬吉亦稱實情陳春秀以出嫁之女蒙故父之恩分得田畝則於親母喪事厚爲幫助本在情理之中其春秀另買田二畝七分旣未過戶著斷與陳協恭管業作爲貼補洪氏喪

葬之用舒錢俚夫婦亦不許再爭兩造遞呈之時當堂
訊斷取具舒錢俚陳協恭各甘結附卷候飭承將案註
銷可也黏鈔附糧冊發還此判

熊信田等控案判

據徐純禧供熊信田承種故伯熊添丁田畝以租穀代
納錢糧因其伯母陳氏先已完糧未將串票交出信田
恐議圖限到無票交驗必致倍罰懇借銷冊赴圖一對
卽行送還不料藉執反訛等語質之陳氏供稱伊所收
執確係串票因與熊信田未面將票送交伊父熊榮照
之手與徐純禧供詞亦相符合查徐純禧率允借冊不

汝東判語

卷四

九

知愼重公事固屬咎有應得而熊信田抹煞實情膽肆
訛詐更屬可惡據熊信田供稱伊向戶局完糧係以糧
串付執陳氏向樂新完糧則係銷冊付執果有其事樂
新身充結頭妄以銷冊徵收理合重處徐純禧掣付串
票絲毫無過安肯甘心責革反代樂新受罪之理且熊
信田係陳氏佃戶執有糧串卽將租穀扣除便可無事
該陳氏本在樂新家炊爨一係傭婦一係雇主陳氏誤
執銷冊自能向樂新理說如樂新措錢不還陳氏之子
熊賢忠年已十六歲亦可控官請追總與熊信田無干
乃熊信田一見銷冊籍爲奇貨包賴出頭輒行訐告其

爲好訟莠民不安本分已可概見然則兩造供詞無論誰實誰虛熊信田皆難逃誣詐之罪也本縣查銷冊爲戶糧房備查之件結包時以此銷冊核對流水紅簿對過卽成廢紙自寇擾後衙署被燬現在辦公之地房屋無多歷年銷冊四處堆積諸人進出防不勝防典吏或死或亡經承或換或革尤屬無可稽考若使藉執銷冊指爲重徵則因此誣告之案必致層見疊出將使官吏無從措手此風斷不可長自合懲一儆百俾杜刁民效尤之弊熊信田業已結認訛詐著卽枷號示眾徐純禧輕率借給以致滋訟亦著責革熊信田指控純禧當借汝東判語

卷四

三

冊之時重收四百錢入己卽使屬實計贓在一兩以下按律原止杖革徐純禧堅不認錢遽以受贓科斷似乎過重然本官處治書吏不嫌從嚴也陳氏省釋此案候卽詳銷此判

余約勝等控案判

余陳氏一十四齡女子耳形質渺小髮僅齊眉據供誘逃情節歷歷如繪其私反母家也陳自俚教之其借宿城外也曾先主之自是而西坪村則陳永發引之自是而紅畚村則陳京俚引之自是而店上村則陳昧子引之自是而黃花墩則何進賢引之層層布置有嚮導有

窩頓遂達餘干之境皆出其母陳侯氏一人定計而諸痞徒附和之也狡哉彼婦真可以出走矣天奪之魄以余茂高爲陳氏舊姻而託其寄養不知余茂高情關族誼已密告諸夫家也其舅余約勝其夫余福年星夜接歸幸何如之侯氏不自怨艾輒復愆戇其夫牽率其黨前往余家謹叻索女此何爲者不特狡也而且悍也不特誘也而且劫也如是等眾安所用其寬假哉掌責二百猶恨不足蔽辜耳伊夫陳樣發受制於妻聽其驅遣誘逃一節據供推車在外並不知情何以闕索婿家爭先用命亦應決杖以儆庸奴伊族陳庚發等或預拐逃汝東判語

卷四

三

或從滋鬧親疏雖別黨惡則同概予嚴懲俾知改悔余陳氏念在穉齡著交余約勝領回自行管束母家長幼禁絕往來卽陳氏修短不測亦不許過問庶杜他日之釁免貽中冓之羞約勝父子亦不得因此生憎轉加苛虐余新隆等居在近鄰隨時教導可也兩已遵結案准註銷此判

侯士魁等控案判

何後賢私執器械冒充鹽捕遇見汛卒則詭稱局丁遇見局丁則詭稱汛卒巧於揜著貽害鄉村非一日矣茲據營兵侯士魁等稟稱同伴六人奉票解犯突見何後

賢車載鹽篋詰問所往後賢自稱許灣巡丁送鹽交局
既無護照亦無號衣顯有情弊送請究辦質之何後賢
則言語支吾任意抵賴嚴加刑訊始吐實供彼蓋見村
民載鹽赴市輒稱東鄉巡兵而半路截之也長刀一揮
小民膽落抱頭鼠竄亟棄此車固無從詢其姓名窮其
蹤跡矣再訊有無不法別情堅稱未犯就事論事已難
逃冒充兵差詐擾閭閻之罪惟所奪之鹽確是私販故
可稍從寬典耳杖責枷號夫復奚辭嗚呼私鹽之禁定
例綦嚴局峯巡丁已難約束雖有聞信卽拏之令而知
會地方保甲局是扼要第一著今則突然而來哄然而
汝東判語

卷四

三

去保甲紳士概不及知地方有司視事於城中其能化
百千萬身周歷夫四境而日察其是非耶巨盜尙待關
提私鹽不須移會本縣忝居民上蒿目痛心況彼依草
附木之流更加以捉影捕風之禍也刀一柄車一乘存
庫備案鹽三十斤爲數無多毋庸解局面給營兵作六
分賞項可耳此判

王順兒等控案判

王順兒朱小毛同賣魚者也每屆東門市集聯坐擺攤
夙無嫌隙本日朱小毛以事離身囑王順兒代爲照料
及事畢而歸則桶內之魚少卻五頭矣小毛疑順兒之

竊兩相闕閩本縣拜客出門闕者不解停輿研問遂得其情據供小毛之魚向用藥逗順兒之魚以網罟取之凡鮮活而帶青者網取之魚色也黯淡而微白者藥逗之魚色也取法不同形色亦判且小毛盛魚之桶皆屬扁形其魚無一活者順兒之桶一扁一高高者以盛活魚扁者以盛將死之魚而揭其高蓋乃有死魚三頭形色闇然與小毛全桶無異此非竊物而何訊取真贓無由遁飾餘二頭售於店夥質證相符託妻子而凍餒之其情可誅其愚可憫念係微物姑示薄懲小毛毒溪瀾之流有妨汲飲核其情罪尤重於小偷並子笞刑勒令

汝東判語

卷四

三

悔改此判

謝啟祥等控案判

該山總名大壁窠卽大北窠壁北音近土人相呼並無正字不足爲異所爭爛標窠謝姓簿內作爛腦窠馮姓契內作爛次窠亦因山壠小名村俗歧稱之誤實則一地而已謝姓所據者租約也然約內所載青山一段旣無爛標窠字樣亦無爛腦窠字樣指東說西安知約內之山卽所爭之山乎此不足爲據也馮姓所執者老契也買於乾隆十六年紙墨已舊黏尾亦復脫落所蓋印文東鄉縣上並無江西二字攷同名之縣必加省分四

川之東鄉建於隋代江西之東鄉創自前明似乎設縣之始印文宜有省名以示區別謝姓控其偽造亦非無因然東鄉自順治初始入版圖當時頒發印信左列清篆右列清文乾隆中改換之印則左列漢篆右列清篆與今印一式但未冠以江西耳至嘉慶二十二年此印頒到文內始有省名縣中自經寇擾檔冊無存雖老吏有不盡知者況民間乎本縣稟請府憲以乾嘉閒廢冊對驗印文確相符合不能斥其偽造也契內四至東至水港西至嶺脊均無庸議南至四角今不知此名兩造並稱烏牛石相傳卽四角石應以烏牛石爲界北至爛

汝東判語

卷四

十四

次窠卽謝姓所謂爛腦窠耳凡稱某處爲界者到某處旁邊卽止不能侵入其中馮長喜等供稱向日種植以爛次窠中間水溝分界是與契載不符亦不足爲據也照契管業毋許妄爭界外之山仍歸謝姓可矣至史姓墳一穴舊在界邊已歷五十餘載謝姓不控之於先直待今日始稱馮姓盜賣憑何核實況謝姓現皆無契之地亦不必再查史姓之契致多轉折該墳基斷歸史姓毋庸糾訟取具各結附卷案准詳銷馮契無黏尾照例卽令補稅當堂發還此判

王朝棟萬以高皆非安分者也以馬青連爲奇貨而各欲居之始則王馬爲友因青連匿稅之訟爲之料理而支帳不免浮開繼則萬馬爲姻因朝棟捺契之嫌爲之扛幫而傷人遂遭細送事不干已插身其中王與萬何所軒輊哉本縣查核帳項兩無票據律不准追且朝棟前詞自稱管鮑安有管鮑之交而以錢債細故涉訟公庭者從前往來互爭有欠無論虛實概令銷除以高之於青連姪女婿耳伊尙與胞姪構訟何論姪女何論姪女之夫其出力爲青連爭勝者非貪其酬金乎甘作戎首以刺猪耳之鍼刺人胸背實爲無賴之尤本應追照汝東判語

卷四

五

入官從嚴究辦姑念管押多日家有飛災量予責懲以儆兇暴王朝棟曾經受傷所有唆訟之罪略可準折亦予寬免馬青連鄉懦無知聽人穿鼻據供該契並非偽造確被朝棟沈攔而訟延一載暗不呈明是何爲者照例補稅罰半充公固其所自取耳比各遵結一體附卷案卽飭承註銷可也此判

俞徐氏等控案判

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此定例也俞徐氏夫故無嗣立遠房族姪春東爲子今三載矣本年五月間春東偶被蛇傷徐氏據醫者之言戒其忌口而稚

子不依以致拗逆乳臭頑皮原無足責其本生父俞善福輒疑徐氏省錢妄行滋鬧殊嫌多事業經告官照例斷歸本宗以杜後釁春東卽著善福領回聽憑徐氏另擇昭穆相當之人爲其繼子不許再爭善福前得徐氏田三畝以田易子本屬無名亦著退還母令霸占徐氏舊養表姪女魏氏初意擬作子媳並未交過禮帖徒口說耳婚旣無憑子又改立此女年僅十二仍准送歸母族任從配嫁與俞姓無干原立繼書三紙旣未呈堂飭卽塗毀如有存留均作廢紙無用可也兩皆遵結案卽

註銷此判

汝東判語

卷四

美

汝東判語卷五

鄞董沛覺軒

黃大良等控案判

艾周氏忝顏改醮六十齡已滿霜顛黃熊氏匿迹潛逃七八月竟同浪逐一則誘前夫之息老鴛奚辭一則聽嫁母之言奔鶉無恥結姻緣於露水遠從鄰邑羈身夢雲雨於朝昏詭說沿途乞食他人入室支世益起霸占之謀生妻去帷黃大良興背逃之訟迭經呈控冤欲呼天細察端倪頗聞落地樂炎上者業同市僧名附衿流娶熊氏之女兒實黃家之僚婿將軍嶺舊開飯鋪夙有

汝東判語

卷五

一

停棲丈人峯近接衝衢豈無知曉弄大小蛇之謔圖姦或出於誣扳登左右龍而觀罔利究嫌其近似傳呼到案管押在房將追照以入官乃遣妻而訪妹牆頭過影楊花莫定其飄浮渡口尋根桃葉能知其去向查明實跡按令甲以拘捉迅發移文賴同寅之解送霸占者業經免脫獲日嚴懲背逃者莫遁狐形登時重責尙思故劍仍准領回敢覆前車任從嫁賣黃熊氏願稱改悔母令諸戚往來艾周氏念係孽哀且付後夫約束諸凡牽涉略予扑刑各具遵依咸摹結狀嗚呼母氏同在三之列奈何首唱淫聲婦人宜從一而終慎勿躬罹憲典此

丁鳴陽等控案判

丁鳴陽李虞典同業詩書夙稱交契以友朋之舊誼結
兒女之新親杯酒訂盟駟舌凜一言之出婚書載送鸞
膠固二姓之歡邱成之兩造聯姻鼎言可質李彥徵十
年書帖筆跡相符本締合之良緣豈乖違於中道無如
李家驟落既昔富而今貧以致丁姓生嫌遂前許而後
悔另配高門之事雖或出於傳聞圖寒舊約之言已明
呈於公牘丁緝熙從中勸理責雁幣而難償李虞典格
外猜疑恐羊歧之多惑駭聽造謠之語竟罹強搶之條

汝東判語

卷五

二

罔選佳期遽從下策扮貧婆而丐食竊取閨貞命稚子
以畢媼苟完廟見同牀異枕兩小無猜朝饗夕飧一旬
共處新婿婦鴛鴦已偶事雖隔夫形骸女父母鼠雀交
爭言豈由於肺腑飾詞以控食諾不慚徒逞俯張屢遭
駁斥本縣訊供既確折獄惟平閹婚據之彰彰況證人
之鑿鑿爲民父母宜敷同視之仁判爾婚姻永釋從前
之臧脂身未潤十六緡權補聘財繫足有緣五百年早
諧姻牒娶婦以承宗祀在李氏宜守禮經嫁女以奉舅
姑在丁氏須寬責備親迎更卜可蓋阿翁搶女之愆改
歲爲期恰當此子成丁之候丁鳴陽重敦戚好代親家

求免笞刑李省曾舊出票錢經官斷作爲廢紙情皆允服取結當堂訟不終凶飭承銷案丁女居然完璧願他年垂祚雲仍本縣爲爾助金算此案證盟月老此判

王步雲等控案判

王裴氏蚤年孀守嗣子夭亡夙患瘋顛致招邪祟本係山家愚婦曹不知書忽稱洞穴眞仙詭能治疾喉間噤語聽瑣屑之蠅聲掌上飛符類縱橫之鳥跡裹香灰於鑪鼎便詡奇方覓草藥於溪巖亦登上品新鬼故鬼實招墟墓之殘魂大巫小巫遂闌市塵之游手聞風偕至積日愈多巧爲歛食之謀乃創建祠之計搏泥成象飾

汝東判語

卷五

三

八九寸微軀構木營巢占一半弓隙地絕似小兒童之嬉戲偏多善男女之祈求扶病而來頌言不諱本縣前經查訪已識端由念江河必始於涓涓豈村落可容其擾擾唐賽兒之橫海岱謬託妖言齊寡婦之亂川湖至成大變旋據紳民之公稟卽令差役以嚴拘官牒飛行十分火速私祠拆毀一炬煙銷俄空黃土之靈莫肆黎邱之幻到案者惕如鼠伏求醫者駭若狼奔提質供詞確憑怪物念巫風之示敬肇自商書傳頑石之能言詭於晉乘形形色色前人多志異之編是是非非本案有從輕之例旣屬無知之誤犯更無不法之別情姑憫癡

頑量行枷杖責保人之結狀取具連環交病媪於宗房
承行關鎖祇合泰山治鬼不過齊東野之侈談原非河
伯娶妻敢比鄴西門之善政此判

徐受良等控案判

國法嚴明

此判

俯拾田禾本屬細微之事突來土棍遽遭凌虐之冤徐
陳氏年僅三旬家無一壠衣蔽身而已舊筐在手而恆
飢歌遺秉滯穗之篇愁容可掬遺裂襟毀裳之辱眾口
皆譁何蔡高者城旦餘生其妻徐陳聲雖剛蔡與巽
國恩蒙赦旣放歸於原籍宜永惕於前愆而乃野性未
除鄉居自肆偶見鄰村之孀婦將分榷畝之餘糧橫出
汝東判語

卷五

四

鴉音翻面皮而逞毒強擄鼻觀髀肉而傷心原非白
日圖姦刈稻之旁觀可證竟使青年蒙恥采葑則下體
無遺漢制已遙窮袴空施其多結鄭聲雖陋褻裳究異
於淫詩宜寬遠竄之條亟予重懲之杖五辭簡聽控姦
略斥其非真三木囊頭比律深知其無枉遊街警眾嚴
戒兇狂批限滿期仍行責釋頽風可挽休恃北方粗鄙
之強多露堪虞殊慚南國巡行之化此判

鄭三福等控案判

善惡相攻

此判

鄭三福庭中養烏夙號能言文允中戶外吠老屢圖竊
食設防雖密非同季氏之介雞投隙而來竟等韓盧之

逐兔一朝吞噬兩姓詬爭初聞罵詈之聲終致鬪毆之
衅微傷呈驗立可醫痊本案原由自須官斷一則功資
守夜正名爲家畜之常一則候應鳴春賤伎本游民之
事雖巧如鸚父不過玩物之隨身而饒若狸奴安禁老
饕之張口犬已在逃亡之列烏亦無論抵之條藩鶴有
牌難責民家識字憲貓未獲豈煩縣吏挨查衡情則無
罪可科論勢則有辭莫訴鄭三福桓桓同黨咸矜逐雀
之雄文允中落落哀門幾等牽羊之辱纖微釀禍原中
無勸息之言強弱殊形堂上有秉公之讞事關禽畜准
免賠償誼託鄉鄰務敦和好救生不須救死原知望帝
汝東判語

卷五

五

之有寃愛物何似愛人宜擴齊王之不忍幫兇量責懲
痞徒假虎之橫瑣事經官同軍士爭鷺之妄卽行逐出
免錄供詞此判

劉興等控案判

才人嫁厮養之篇婦嗟不淑蠻婦配參軍之語夫嘆無
聊茲有一種之奇緣竟是二難之巧合樂阿四倚門賣
笑白傷日暮之途陳光順顧曲登場忽訂風流之約雞
皮盡皺感賦殘春馬齒加增羞稱名旦始則假其旁舍
權作居停繼乃招我由房遂同寢食聘財二十貫尙無
破白之錢鄰右三兩家先索挂紅之禮伶人孤掌惟婉

約以延期娼婦出頭反逞兇而肆罵風從虎嘯喧呶於市井之中夜警狐鳴逼近於署垣之側旋經查訪卽據稟聞一一傳呼雙雙俱至哀年桃葉驚看九子之魔枯影蓮花安問六郎之貌厭送迎之老鴛已謝鉛華笑歌舞之靈狸猶求杵藥從良宜允何憂冀北之羣空撒潑須懲永息河東之怒吼速營兔窟卜爾新居偕老鳩盤了茲孽帳碎玉結同心之珮月下尋盟倡條成連理之紋霜前改色門當戶對旣無壓良爲賤之嫌後娶先姦姑寬苟合成婚之罪官府業經定斷從今冷落收場鄰家無復責言且聽從容徙宅此判

汝東判語

卷五

六

陳斯法等控案判

陳斯法娶小家之女擅薄豔之姿矮屋三弓近鄰市肆衝達四達遠集遊人初來戲謔之言狂花引蝶繼肇句逃之釁歧路亡羊方謂東岳可瞻將婉求其代覓豈料西江難洗實自導其淫奔曾榮照素之義方尤多詭計別圖鳩占借鄰屋以藏嬌反糾狐羣鬪婿家而索女謹啣酒肉逞屠門大嚼之豪蹂躪窗扉縱土霸橫行之勢鄉鄰有鬪戚族難堪欲求龜頸之伸遂啟鼠牙之訟嚴標朱牒徧緝兇徒密訪青樓忽來蕩婦問姓名而未確驗蹤跡而相符貫索星臨一齊盡獲案由雪亮三尺奚

逃旣加笞杖之科宜定去留之準納污舍垢彼丈夫自願領回屈法施恩我官長姑從輕比憐其荏弱計年纔過於破瓜戒爾防閑異日毋滋其生莠禁外氏往來之跡杜旁人窺伺之萌窩誘皆懲黨援悉絕願甘具結卽予註銷此鄉舊習汚風曾見於顏魯公之判以武方能糾慝殊愧於艾干子之言尙體寬條勿罹故轍此判

徐小保等控案判

江思永青春美少纔踰弱冠之年徐楊氏藍縷窮婆僅供浣衣之役三年傭力荷參養之深恩一旦出門逞矯誣之詭局婦心最毒反面成仇夫德不良挺身構訟妄汝東判語

卷五

七

詠主家之越禮曾偕密室之幽歡提質供詞確知刁告蓋初次通姦之日適二場覆試之期點額有名方亟圖於鯉化分身無術豈能效彼鴛鴦一節已虛全情畢露初訊覆訊給錢之數目懸殊前呈後呈好會之房廊互易直等亡是公之假託豈惟莫須有之疑辭衛玠雙清皎若臨風之樹徐孀半老枯如病雨之花假其牧犢無妻或難禁曠夫之欲豈識使君有婦殊不慚艷女之名家釀足甘何至旁求臭惡鄰言可證皆云妄肆佞張夫罪犯自供法難曲貸而指姦勿論律有明徵徐楊氏已認淫奔亟予重懲之杖江思永實由枉陷竟從審釋之

條姦婦單科杜婢媪含噴之漸刁徒重責做夫男教唆
之風俾案中人咸稱快事得法外意竊比前賢徐小保
仍准領妻姑比重圓之鏡江思永益宜守法毋忘幻影
之弓各具遵依卽銷案牘此判

胡柏才等控案判

胡松才老屋一間薄田五畝生爲養身之具死供埋骨
之需窮鰥可憐對燈前之子影病鳥將死留筆下之哀
鳴出售於王啟釗夙稱鄰好憑中爲張自德誼屬妻兄
價業分明七日之續期已迫姓名排列五雲之花判皆
全雖白契藏家尙少印黏之尾而青山卜壤已安殯葬

汝東判語

卷五

八

之魂胡柏才者自幼析居頻年遠賈距兄亡之浹歲同
客侶以還鄉陡起奸心妄圖遺業歌斯哭斯之宅竊改
分關琴朕弭朕之謀竟同謨蓋謂長房已絕理合擁彼
貲財顧伯氏有言究難逃夫據約憑棺灑淚當時無期
服之親乘隙生訛此日有暇亡之訟試問十年不見吹
簾之舊調殊疏須知一息尙存易簣之親書未毀原經
到案錄取口供餘簿呈官驗明手蹟產由已賣母援兄
終弟及之文事出刁呈宜加大戒小懲之罰胡柏才隸
名太學姑子朴刑王啟釗檢契當堂卽令補稅註銷控
案悉捐里巷之私嫌擇立繼嗣並飭宗房之公議此判

提訊陳怡興等判

陳怡興探親在外家無一人以致被竊可謂自不小心
陳允懷陳恆皆等同在緊鄰已聞狗吠而貪懶不起亦
屬失於照料均有不合現在指控陳志良陳森林等窩
竊訊據鄰保宗族同供伊二人平素安分絕不爲非況
當挨搜之時並不在家陳志良之妻黃氏坦然開鎖毫
不遲疑陳森林之母黃氏聽其翻騰亦毫不作難其爲
居心無虧已可顯見至贓物隨意俵散陳木喜係倡搜
之人其家亦有絮被可見當時竊賊散贓栽害何能專
指志良森林二人及捕役重搜在黃氏家起出棉花青

汝東判語

卷五

九

白布等物陳黃氏明知尺寸明有來根亦未能算是眞
正贓物察核案情陳怡興被竊確鑿必定另有正賊散
贓各家冀圖嫁禍以免緝追與陳志良陳森林無涉陳
允懷本與二人親房乃爲他房陳怡興出力手寫詞稟
手寫贓單已有包攬詞訟之咎又欲將志良出族除譜
該宗房陳庚陳大受等同斥其非猶敢嘵嘵瀆辯殊屬
逞刁查宗族相竊於律文減等免刺尙可從寬即使陳
志良果是偷竊亦無庸出族況訊釋無干之人耶陳允
懷恃衿武斷更應嚴究著移學管押候卽照例詳辦陳
怡興輒聽主唆懷疑誣告已取悔結附卷姑不深求餘

眾概令回家各安本業聽候比捕嚴緝正賊追贓律懲可也此判

提訊王魏氏等判

該田八畝之穀勻作三分以二分歸艾盈士以一分歸該氏則此田明係艾姓已業任憑變賣該氏恃婦妄爭本屬不合又供其媳何氏常在母家路隔十里乃於呈內妄稱聞毆奔救亦遭踢打豈當時毆罵之聲能徹於十里外耶自相矛盾至於如此且供氏子遠在福建上年十二月回家一次以前並不在家呈內忽稱何氏產未滿月本年三月產兒當於前年六月受孕爾子外貿汝東判語

卷五

十

此產從何得來滿紙胡言本應押候嚴究主唆以儆刁風姑念略受微傷著其回家自行醫治飭差傳同地保查問事由再行核奪此判

提訊張新才等判

張新才具控陳喜俚毆斃伊子正助埋屍滅跡一案指稱陳以盛見證以盛之父佛保扛屍茲提訊陳以盛年僅十一尙未蓄髮據供毫不知情質之新才忽又供稱陳應俚在場扛屍似此絕無證據任意供指問官亦未便周內以致負屈莫伸察看張新才情狀似因其子不見激成風魔情實可憐就事而論陳喜俚與張正助同

夥未必能任意毆打卽使毆打確鑿張正助何肯甘心
嚙受必有喊叫之聲時方工作且值鄰家正辦姻事耳
目甚多又何至絕無聞見其爲逃匿似尙可信陳喜俚
業已幫同張新才四處找尋著限五月前交案聽候提
同察究取限狀附卷此判

提訊梁啟春等判

東鄉地方屢有藉命鈔搶之事本縣早經出示嚴禁卽
使真正命案只許告官訊究不許私自鈔搶況丁梁氏
病歿省城更無絲毫覺隙梁清和等輒敢聚集多人擾
及鄰里不聽梁張氏阻止致將萬年發頭額毆傷殊屬
汝東判語

卷五

七

目無法紀著將梁啟春先行責押候卽簽差協保按照
啟春當堂供詞盡數拘獲一律嚴辦斷不許一名漏網
也此判

提訊樂心泰等判

安三房之譜載安三葬蘇源壠安二房之譜載雷氏葬
松源壠蘇松兩字音近其實祇一山也安三之葬於今
數百年雷氏之葬於今亦百餘年向時兩房子孫從無
爭訟可見此山爲兩房公共之地原不能謂安二支下
無分惟安三之墓爲該房發族之祖而與安二則胞兄
弟也先人體魄旣葬此山不特安三子孫理應尊敬卽

安二子孫亦當仰體祖宗友愛之心一律保護乃樂福助瞻於墳旁五尺之地侵越造葬以致死者不安違例喪良莫此爲甚著嚴責示儆並予枷號俟遷葬後釋放至樂鳳儀樂壽年等前呈此山安二房下有分送譜核奪現據樂心泰等堂供亦稱有分毋庸再爭然不能以有分之故遂謂先人體魄之旁可以鹵莽造葬也仰各遵照以息訟端此判

提訊文在茲等判

金逢貴借得文在茲銀錢不特押據確憑其母金文氏前於光緒六年呈控李冬茂等已將清單黏送舊卷具

汝東判語

卷五

七

在而猶妄思抵賴殊屬狡展著交禮房暫行看管現據中保吳仁發李廷瑞供稱此案曾經商議金逢貴無錢可還擬將店屋推與文在茲管業其住屋仍歸金逢貴居住以作爲文在茲情讓之數所議頗爲合理惟店房五間似乎太多其中尙須裁減仍著吳仁發等理處覆奪至金逢貴尙有手票錢四十四千此時本錢尙未議妥況在息錢文在茲有舅甥之誼亦毋庸計較也譚克俊等曾否騙錢總與文在茲借錢無涉著金逢貴另呈核辦此判

提訊陳撫安等判

李饒氏夫樞在堂欲俟埋葬之後再嫁其女事尙近情何以節次呈控絕無一言及發交看管復敢夤夜脫逃尤屬膽玩該生先旣晤商逃後又到該生家知會核姑情節顯係同謀本應提案嚴究旣據該生出具保結姑免深求著林郭氏於十月間卜吉迎娶屆時如再宕延定將該生先行詳革并提李饒氏母女到案分別究辦毋謂言之不預不切也結附此判

同提訊揭啟太等判

揭啟太揭仁和總服兄弟同居一宅其牛卽對繫一欄周福員者啟太之內姻而與仁和亦相識也素習下流汝東判語

卷五

三

甘心作賊啟太前年曾經控告永斷往來然路徑門戶皆其熟識本年正月二十日仁和啟太夜出觀劇三鼓同歸則揭啟太之牛已亡失矣尋訪兩日得之於辛樣發家據稱買自小璜墟實周福員所售出者其爲福員竊牛毫無疑竇控之捕署票役拘人自係本分乃捕役因正賊在逃卽拘賊妻鳳伎塞責已屬意外楊大茂路見此婦勸令釋回揭仁和幫同解釋亦村鄰公道之言啟太因此而續告楊大茂之窩且告揭仁和之綫斯眞歧外有歧矣福員出入伊家歷經廿載何待旁人之指引若謂仁和牛在已牛獨亡卽以仁和爲賊綫則凡一

家被偷必使鄰族家家被偷而後可免引綫之名有是
理乎福員與啟太原有訟隙與仁和並無宿嫌舍彼偷
此何足爲怪又稱鳳伎本亦同偷且同往辛家論價則
從未聞漏夜竊人家而挈妻以自累者也萬一主人驀
起捉賊零丁弓烏其將何以遁逃耶牽牛赴市一童子
已足勝任況在福員乃於交易之場忽共唱隨之樂是
亦不可以已乎牛由揭而周由周而辛未入楊門半步
何所謂窩一片淨詞實屬誣罔楊大茂免其到案無須
取供辛樣發用價買牛旣被照數贖回亦予省釋揭啟
太誣控仁和致族中有削譜之議本應律究念在兄弟
汝東判語

卷五

五

之閒情重於法姑免杖責用全宗誼并傳諭族人不得
以無據之言妄行削譜也周福員逃亡無蹤著嚴比該
役務獲重處此判

提訊陳良喜等判

配匹之際婚姻之正王道之始也觀於此邦而夫婦之
道苦矣賣休買休習爲故常不必媒妁之言不待父母
之命小車一乘載而售諸市沿道有欲娶焉者卽日成
交而已陳良喜之買楊氏也售之於王家橋而不知爲
何人之妻黃愛堂之買楊氏也售之於西楊阪而不知
爲何人之女斯真罕聞也一牛馬一羊豕來歷不明尙

無敢率爾交易者傷哉楊氏豈畜類之不若耶閱此情由殊堪駭愕陳良喜黃愛堂概予重責限繳禮錢起釁一節先行結案至楊氏八月猝死是否病斃抑或別有他故候提黃姓地鄰人等到案集質以憑究辦前夫後夫並行管押聽候覆訊此判

提訊趙承恩等判

樂效勤爲克勤大功弟其兄甫亡輒霸寡嫠之租賺寡嫠之錢毆寡嫠之身縱令子女凌犯尊長已應重究尤敢挾周氏呈控之怨糾同妻族執持刀仗夜入周氏之家搶擄衣物此天理所不容

汝東判語

卷五

五

王法所必誅也夫周氏僅逾三十核其年例猶在官旌節婦之列而且姑柩在殯夫喪在外一妾一子一女均未同居其爲孤苦亦可憐矣苟有人心無不爲之矜恤乃樂效勤以同祖之親恣意作踐至於如此是豈知有三尺者業經樂姓宗房同生義憤當獲趙承恩等送案著先行責押限拘樂效勤父子從嚴究辦一面簽差驗明吵搶情形提案訊追以示本縣保寡懲兇之意此判

提訊鄭恆成等判

律稱略賣人妻女者設爲方略誘人妻女而轉賣之也居心狡惡按例卽應纒首此案周氏未嫁夫死理可別

婚如願守貞則爲王添壽之妻於王危氏義屬姑媳如
不願守貞則仍周毓青之女於王危氏直等路人乃危
氏誘接此女詭稱守貞一經過門卽復嫁賣是所謂守
貞者卽預設之方略耳鄭恆成用財買妻明知此女實
出周姓明知此案早經縣控而自五月說媒九月歸鄭
中間相隔百有餘日並不前往周家查問根底率聽王
危氏之言公然婚配其爲知情故買情跡顯然罪有攸
歸何能曲貸著卽看管限將周氏速行繳案以便提集
人證按擬究辦此判

汝東判語

卷五

六

到任關防示

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縣一介書生濫膺民社布

朝廷之德意恤草野之困窮朝夕兢兢毋敢隕越文書
獄訟咸出親裁從不假手他人致參末議賓朋在署悉
謹廉隅子姪讀書僅逾髫髻僦僕役人等祇供傳宣出納
以代奔走之勞一笑一頓毋能窺伺家鄉近在鄰省戚
友難免往來然皆憐久別之情修晤言之好方將切磋
晚節豈肯玷累清名至本縣束髮出遊忝負聲譽詞人

汝東判語

卷六

一

墨客或亦有假借文字之緣過眼煙雲已同陳迹山城
僻陋決無空谷之音一切嫌疑均可淨絕本縣孤懷介
節衾影自知斷不受作孽之錢斷不徇交游之面皇天
后土實鑒斯衷誠恐不法之徒託名射利招搖撞騙狡
詐百端萬一愚民墮其術中貽害實非淺鮮除密訪嚴
拏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邑紳士軍民人等知
悉如有前項流奸串同地棍詭冒本縣親戚故舊潛住
城鄉遇事生風妄稱綫索爾等或細犯送官或來署稟
訴一經到案研訊確鑿立予重懲仍將首告之人分別
給賞其或私相容隱以及神祠旅舍道院僧房敢於藏

匿匪人定治以通同作弊之罪決不姑寬本縣盟心似水執法如山凡爾士民仰各遵照切切特示

汝東書院甄別示

爲曉諭事照得東鄉一邑創自前明割臨汝之腴蘊孝岡之秀山水清淑誕育英奇餘韻流風到今未艾本縣傳家詩禮忝預甲科承乏此邦下車伊始願與多士講道談藝振起斯文案查汝東書院向以三月中擇期甄別合亟舉行以當採風之典爲此示仰闔邑貢監生童知悉本縣定於三月十一日親詣校士館扃門考試爾等先期來城各赴禮房填冊聽候本縣點名給卷當場汝東判語

卷六

二

命題所有條款開列於後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

一江右陋習凡書院肄業多用詭名意何所在查貢監生員皆有檔籍可稽各宜真實姓名註冊應考違者不錄

一士爲四民之首禮法衣冠夙所嫻習卽或寒士景況未必盡備表衣而纓冠諒亦恆有此次應試均各自重毋以鄙野見譏士林

一大比之年尤宜勤作文字茲雖照例甄別將於此場選取優生面加覆試送令常住院中供給薪菜每月

六課以勵觀光之志

一舊章一文一詩每月一課仍復舉行至每月六課自
四月初一日始七月初十日止按旬以一二兩日作
四書文三首試帖一首六七兩日作五經文各一首
仿照鄉試款式盡兩日一夜之力卽宜繳卷毋許後
期

整飭文風示

爲整飭文風事照得鄉闈試士例定三場致力用功各
有門徑本縣上屆分房披閱千卷大率首場諸藝尙多
平正通達之文二場三場佳構絕少臨川李小湖廷尉

汝東判語

卷六

三

嘗言江西清派著自前明現在文風二三場皆清派矣
此雖前輩諧諷之辭實中近日沿流之弊本縣需次省
垣曾爲前學院撰擬告示於闈卷利病言之綦詳以前
院僅考瑞州致未頒行各屬茲擇其緊要切近者開列
五條用資勸戒爲此示仰闈邑應試諸生知悉文章體
製自昔區分學問程途須循軌轍平素之研求旣熟臨
時之肆應皆能至於科場條例尤宜諳曉往往首場呈
薦已蒙取中及後場卷到錯誤紛多遂遭擯棄豈不可
惜諸生詳閱此示錄置案頭各矢其猛進之功毋蹈彼
相沿之習蜚黃騰達指日可期其或親戚友朋籍隸鄰

縣亦宜互相傳覽共切觀摩本縣辛苦名場幾四十載
凡所示諭皆由衷入裏之言非徒官司具文也諸生其
敬聽之母違特示

計開

一四書文恪遵

列聖諭旨以清真雅正爲宗所謂清者屏除庸腐脈絡
分明所謂眞者洞悉物情饜心切理所謂雅者博習
故訓含咀英華所謂正者不尙偏鋒自合軌度原非
以空疏平衍之文當之也卽如溫柔敦厚夙稱詩教
恭讀

汝東判語

卷六

四

御選唐宋詩醇如杜之激昂韓之倔奇李蘇之縱肆咸
登於集爲天下之式並非專取白陸兩家平易近人
之作蓋其大旨深合詩教固無取於貌似爲也諸生
果明此義則必探語錄之精蘊而後能清窮史鑑之
事變而後能眞窺力於先秦兩漢之書而後能雅取
法於先正名家之格而後能正其或隨手擗捨不切
題旨掉弄虛字沿襲膚詞均無取焉

一經藝與四書文略有區別四書恪遵

功令以朱子爲宗經藝則先儒注疏

御纂七經均布學宮並非專探宋儒之說至春秋兼用

三傳乾隆中儒臣議准

俞旨通行諸生諒所共曉恭繹

國家定制鄉會兩試首場四書文次場五經藝原當分別觀之如謂經藝作法與四書文一律則試士之制一場足矣何以必分二場乎諸生學習經藝必當研究古注融會諸家深明夫字書韻學之源流潤色以史漢文選之詞采然後可稱爲通經之彥澤古之材溯查嘉慶己未朱文正公阮文達公以一代名儒總裁會試所取之士擬於鴻博是科經藝流傳頗多諸生宜以爲法

汝東判語

卷六

五

一試帖創自唐人椎輪之始已具形模迨至我

朝紀文達樹義謹嚴吳祭酒取材宏富兩家之作並號專門風會遞遷略有殊異要其大旨無出範圍江闡試帖頗少合作平仄亦多失調務宜嫻習聲律加意講求

一策學宜求淹貫門類繁富原非易稽然如通鑑通考玉海諸書究宜時加披覽詳審源流

本朝掌故尤當考核今昔同異自然可了然至於篇中稱述不得妄引今代人姓名字號及所著書目有干例禁結段頌揚貴在簡要若於擡寫之後鋪敘多詞

往往有誤擡漏擡之咎違犯

功令豈非自誤

本朝官書有應三擡者有應雙擡者闡策或但引書名未能恭寫

御纂

欽定字樣亦非合例且如稱考官爲執事自稱曰生日愚早經禁革而閒有沿鈔舊策相仍不改殊屬舛謬諸若此類各宜留意

一字體貴於正書考說文玉篇以審其源參廣韻集韻以通其類科場書寫恪守

汝東判語

卷六

六

御定康熙字典遵用

當代之制破體俗體毋涉毫端古文篆隸亦不宜寫筆

法須圓潤秀挺爲

殿廷考試地步不必摹仿漢魏諸碑格式至於草稿亦宜行列疏整間有改竄應將原文點去不得濃塗直抹黝黑滿紙稿中謄寫題目及遇擡頭字樣敬謹楷書不得草率詩稿須逐句接寫不得以對偶之句平列橫排上下竟成空白江西闈卷似此者頗多尤宜切戒

嚴禁藉命鈔搶示

爲嚴禁藉命鈔搶以杜刁風而安良善事照得人命案件無論謀故鬪毆均應立時呈報聽候勘驗不准借端擾累如有刁徒藉命鈔搶例照白晝搶奪按賊多寡間擬絞徒立法何等森嚴豈容無知違犯本縣莅任伊始訪聞東鄉地方愚民愚婦往往短見輕生其爲父兄夫男者平時絕不教誨縱其潑刁死後藉此居奇百端苛索甚至聽信訟師主唆以病斃自盡之屍誣爲謀故毆殺先領兇徒橫肆鈔搶再行報官相驗及至官爲驗明死由自作尙復多方訛勒必待囊橐充盈方以一紙悔呈搪塞了事被害之家其苦已不可問而且訟師刁棍

汝東判語

卷六

七

或因分贓不勻輒復月生枝節良善受累兇惡恣行似此澆風亟宜禁革爲此示仰閭邑紳士軍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爾等爲父兄者務各教其子弟爲夫男者務各誠其妻妾爲親族朋友者務各詳釋本縣示諭互相勸諭互相化導爾等須知父母生人絕非容易冤仇宜解忿恨宜消誤入冥途人身難得勿因一時怨隙服毒戕生勿因片語齟齬懸梁畢命若遇真正人命必須報明地保邀同見證開明兇器指定致命傷痕部位顏色分寸赴案呈明聽候訊取供結親詣勘驗拘兇律究不准藉屍糾搶如敢故違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卽令兇手

確鑿亦必將鈔搶之犯估贓追賠因而致傷者並照搶奪傷人例以斬罪科斷倘係自斃之屍無端捏控除嚴究教唆外其搶奪誣告各罪定行從嚴究辦本縣保民如子疾惡如仇將使生者各愛其生死者不枉其死庶幾頽風可息良善安全自示之後其各洗心滌腑猛改前非倘復輕聽訟師仍蹈前項惡習則是有心嘗試甘外生成本縣惟有執法嚴懲斷不稍爲寬貸慎之凜之毋違特示

挽回風俗示

爲嚴切曉諭挽回風俗事照得閨門爲王化之始婦人

汝東判語

卷六

八

當從一而終本縣夙聞東鄉地方夫婦一倫往往視同玩物夫則隨意嫁賣妻則遇便遁逃相習成風毫無羞恥迨經蒞任查閱舊卷凡控告買休賣休及背夫逃走者不一而足殊可痛恨昨訊吳廣山知情買休一案供證確鑿當經依律杖責本婦斷歸母家財禮追取入官乃吳廣山習於污俗猶稱人財兩空冥不省悟殊不知朝廷法律頒示煌煌固應如此辦法此等愚蠢之夫罪由自取原無足論然亦可見此邦風俗敗壞倫紀陷溺人心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合亟申明律例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邑士商軍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

夫婦之道列在五倫啟後承先關係宗祀卽或恩斷義絕祇准出歸母家收領豈容貪受貲財私相嫁賣至於婦女首重節義以夫爲天名分如父一有干犯獲罪匪輕凡屬在逃改嫁之流論律且應死法定例所在分別綦詳爾等宗族鄉黨尊長卑幼務各互相勸諭遵守禮教庶幾挽回弊習共底醇風倘有頑梗之徒不聽教誨准其隨時首告以憑拘案重辦決不姑寬如或徇情容隱一經訪聞或被告發除正犯按律嚴究外定將族鄰人等比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一切容隱窩頓牙保媒合人等圖取微財敗人名節皆與本犯同罪律有明

汝東判語

卷六

九

條愼毋徇利忘身自干大戾凜之凜之母違特示

計開律例

一用財買休賣休因而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妾減一等杖九十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媒合人等各減犯人一等

一買休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其夫別無賣休之情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妾減一等各杖一百給付本夫從其嫁賣媒合人等各減犯人罪一等

一略賣子孫之婦爲婢者杖八十徒二年爲妻者杖七

十徒一年半子孫之妾各減二等被賣卑幼不坐給親完聚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罪牙保人減一等追價入官

一略賣已妻爲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略賣已妾爲婢者杖八十徒二年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罪牙保人減一等追價入官

一和賣妻爲婢者杖一百徒三年和賣妾爲婢者杖七十徒一年半窩主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牙保人減一等追價入官

一妻背夫逃走者杖一百妾減二等杖八十各從夫嫁汝東判語

卷六

十

賣窩主知情與犯人同罪

一妻背夫逃走改嫁者絞監候妾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窩主及知情娶者並媒合人等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財禮入官

此次示禁之後如再有違犯准各鄰族一併首告其事在示禁以前者非本夫本婦至親的屬來縣首告一概不准以杜挾仇訐控之弊并諭

略賣子孫之婦爲妻律無專條註云賣子孫爲人妻妾卽是嫁娶常事誤也查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壽州民鄒正一成案係照略賣子孫爲奴

婢律減一等問擬其後嘉慶二十四年浙江周仲山略賣養媳爲人妻亦援此律減等杖七十九徒一年半故據以爲例

自記

重修縣學移

東鄉學

爲移請存照事竊查東鄉縣學創自前明迨入

國朝屢次修葺咸同之間粵寇兩次陷城遂遭焚燬前縣朱令昌年李令士棻孫令毓秀相繼倡捐重建大成殿大成門兩廡泮池宮牆稍復舊規楊令松兆復督紳士建立崇聖祠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亦幾及十年當時工作未甚堅好以致磚瓦脫漏椽桷欹折四圍門垣將

汝東判語

卷六

七

次頽壞敝縣莅任伊始周覽內外卽經貴前任左教諭輔面稱修學之舉萬不可緩曾與前縣甄令貺商酌辦理而甄令估計工費約需數百金無款可籌必須招集紳士勸捐城鄉方克興辦故至今尙無定畫敝縣伏思東鄉地方僻在山谷賦罰閒款甚屬寥寥勸捐一節雖亦紳民分應効力之事第敝縣甫經下車恩信未孚政教未洽倉卒籌捐恐不免勞民厲已之謗學宮成毀關乎一邑鑒觀有赫陟降在茲日炙雨淋幾無行禮之所若再延緩時月問心何安至如崇聖祠五王神主例應書公五配五從祀神主例應書氏今皆直書其名殊非

典禮此由承辦紳士憑臆率寫縣官學官又不諳曉掌
故致成違錯亟宜更正以昭敬慎又如兩廡規制皆就
建學之時現立先賢先儒主位扣定丈尺毫無贏餘江
右各學類多此弊遂至異日續奉

廷議增祀諸儒卽屬無可安放或斜設於舊主之側或
複立於舊主之前其爲失禮奚可勝言亦宜將兩廡舊
主改式重造俾留餘地以俟將來並增設神龕令與正
殿一律庶幾牆屋塵埃不至沾污神位損壞字畫致蹈
苟簡漫忽之咎此等經費旣不能籌款亦未便集捐若
欲具文請帑又恐往返駁查徒滋煩擾惟有敝縣自捐

汝東判語

卷六

五

廉俸擇日興修上以爰洋洋如在之靈下以盡洞洞相
孚之敬其於文教不無裨益茲以本年壬午四月興工
六月竣事計用瓦甍材木彩漆之屬洎匠役辛工共錢
四百五十七千七百三十五文皆由敝縣自出已貲不
勞眾力理合存儲檔冊冀便他日續修有所稽考除飭
工房備案外爲此就移貴學希照來文事理卽飭學書
列入冊卷并將重修學記一體鈔附以重興作而示後
來實爲公便再

御書斯文在茲扁額上年

頒到前縣未曾恭刻今已敬謹摹製於六月朔日懸挂

合並登明須至移者

重修東鄉縣學記

江西有夫子廟始自晉太康中豫章太守胡淵所勅建也唐太歷初袁州刺史蕭定改建州廟自爲之碑於是乎有記宋興詔天下立學江西學記冠於海內北宋六家三隸本籍永叔記吉州介甫記虔州子固記筠州記宜黃而蘇氏兄弟蜀產也子瞻則記南安子由則記上高南渡諸家莫著於周平園而平園有萬安廣昌贛縣三記元氏諸家莫著於吳草廬虞道園而草廬有臨江建昌南安臨川宜黃樂安六記道園有袁州撫州新昌分宜都昌新喻新城七記他若明復記贛縣泰伯記袁州南軒記宜春象山記貴溪晦菴記信州記鉛山圭齋記金谿曼碩記豐城皆傑構也有明一代學記愈多芝山一峯二泉整菴東廓南臯諸君子咸以鄉士大夫記郡縣修學之事雖未必方駕前賢而規矩準繩猶有高曾遺意卽以東鄉論之近溪千子竝有學記亦諸家之流匹也

聖清二百餘年禮教大備江西稱腹地雖閒涉兵火之厄而興復相踵絃誦之聲不絕於路顧嘗流覽學記名作絕少求其視古無愧者魏叔子之記新城施愚

山之記安福差可稱已余以光緒壬午試令東鄉循
故事釋菜於學周覽殿宇以及門廡垣壁皆朽敗不
治崇聖祠正附諸位鐫寫粟主又不合典例爰命諸
生重事修葺圯者植之罅者彌之缺者完之圻敝者
易之違錯者正之營度三月費錢四十餘萬上不支
帑下不累民胥出廉俸以襄其役旣訖工諸生來請
記嗚呼千百年來江西之學記備矣闡聖道者有言
廣文教者有言明吏職者有言正人倫者有言初何
待舛陋之文續諸家之緒耶諸生誦法先正心體而
力行之可以自修可以兼善其有益於學問非淺鮮

汝東判語

卷六

十四

也故舉諸家之文之著者詳列其目爲諸生告焉謹
謝不敏亦願邦之人肄業及之爾光緒八年夏六月
吉旦知州銜署東鄉縣知縣鄞董沛記都司銜太平
吳士瀛書

會查私鹽移

許灣峯

爲咨請定章移覆核辦以臻妥善事案照光緒八年四
月十五日據敝縣民人王殿俚喊控許灣緝私巡丁恃
眾搶取大錢六千小車一乘等情到縣當經敝縣研詰
旣不能認識面貌又不能確指見證隨派丁役押同該
民指認車乘而原車已經裝載鹽包詢之巡丁則稱此

車本屬裝鹽並無搶錢等語做縣調核護照該巡丁等確奉貴縣差遣事屬因公未便以該民無憑之控遽提巡丁質訊致長刁風惟查該民一介村農如果因販私被獲逃遁惟恐不遠何敢數十里跟蹤來城冒昧喊控察其情事所稱奪取一節恐非無因伏思緝私撫字同在江西地方同爲

國家公事並行不悖易地皆然今日身任州縣難保他日不辦緝私今日緝私委員轉瞬而以優獎任州縣本屬事理之常毫無彼此之別貴峯責在旺銷非嚴堵私鹽決不能暢通引路然該巡丁出於招募大率遊手無

汝東判語

卷六

五

藝之徒必謂其一奉公一一守法絕不敢有藉眾滋事之弊當亦非貴縣之所信也做縣忝寄小邑境內士民皆屬赤子遇有困厄在所宜矜如其任聽峯丁縱橫肆擾去不知去來不知來過往自由無從稽核設身處地當亦貴縣之所不安也遵查定例地方文武本有緝私之責奉發淮鹽定章亦有幫同查緝明文似當不分畛域斟酌妥善庶足顧全公事加惠地方並昭寅好協恭之誼合就移商爲此咨明貴峯請煩查照來文此後派丁緝私應如何會同做縣文武衙門關照查辦以免疏虞生事之處卽希妥議章程見覆施行望切望切須

至移者

改建帥文毅祠稟

錄撫院一通

敬稟者案照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奉前憲行准禮部咨祠祭司案呈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内閣鈔出二十五日奉

上諭已故江西委用道帥遠燁前在江西東鄉縣地方勦賊陣亡其胞姪候選布政司理問帥疇廩生萬泰同時殉難該故員孤軍禦寇死事甚烈着加恩予諡並准於東鄉縣地方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同時殉難之帥疇萬泰准其一併祀以彰忠節該部知道欽此又汝東判語

卷六

六

於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續奉行准禮部咨祠祭司案呈內閣鈔出殉難江西委用道帥遠燁諡號奉

御章鈐出文毅欽此欽遵各等因轉行到縣欽遵在案卑職以本年二月初九日抵東鄉署任徧詢城內外並無帥文毅專祠蓋卑縣自寇擾以來公私窘迫一切衙署監庫現在均賃民房更無閒款可以創建祠屋故印委五任時歷十年未經遵辦然崇獎忠節出自

朝廷特典闕而不舉殊非臣子奉宣

德意之義伏查卑縣城內舊有忠義祠一所咸豐八年周前升縣所建凡闔邑殉難紳民婦女咸有牌位考其

原詳雖稱前後兩進分祀男女其實祇有一進想因經費不敷未能增拓卑職詣祠行香親自閱看忠義節烈同聚一堂其下又有殉難同知陳徵言東鄉知縣吳朗候補知縣莊炳熊栗主詢之禮書亦不曉何時補入該同知等三員大節凜然理亦應祀惟錯列紳民婦女之際尊卑倒置男女混淆無以肅一邑之觀瞻卽無以妥千秋之魂魄卑職議於此祠分爲三室中室以祀帥文毅其從殉之帥疇萬泰遵

旨祀祀陳徵言莊炳熊二員查係咸豐七年同在大橋陣亡吳朗一員查係守土官於咸豐六年殉難撫州相

汝東判語

卷六

七

應照舊入祠並附於中室至原有忠義紳民牌位分祀於東西室原有節烈婦女牌位改祀於右廂另設神龕一體供奉中室懸扁曰帥文毅公祠東室曰忠義東祠西室曰忠義西祠右廂曰節烈祠製額懸挂其忠義節烈姓名周前升縣所列僅有紳民四百餘人婦女五十餘人蓋據當時

旌表之冊顧自同治以後續次請

旌者亦未可聽其湮漏卑職查取江西通志江西忠義錄江西節孝錄撫州府志東鄉縣志各官書及卑署禮兵二房檔冊詳細繙閱計有紳民九百六十五人婦女

一百八十一人現俱編列總牌謹爲增補擇於三月二十七日恭率寅僚奉入祠龕祭告竣事所該經費無多已由卑職自行捐辦至於春秋祀典舊祠原有捐田歲收租穀不過十石僅足敷典守工食及修葺祠宇之用遵查定章昭忠祠祭品銀兩在於建曠項下動支照依奉新縣賢良祠祭銀二兩八錢八分三毫五絲七忽三微之則然其爲數非鉅展轉請領殊煩案牘亦應由卑縣辦公經費內每歲捐給銀五兩分春秋二季發交禮房備具各祠品物印官親自致祭以示尊敬此項捐款不必列入交代端請大人俯准立案庶幾有舉莫廢歲汝東判語

卷六

六

歲遵行其於

國家褒忠示教之道或亦稍裨萬一再候補知縣莊炳熊係浙江人卑職與之同鄉確知其名而舊祠主誤作莊炳榮撫州志誤作莊兆熊東鄉志且誤作同知莊兆熊今新設祠主業已改正合并聲明除稟督憲外合將繕刻碑文一通鈔錄具稟祇請崇安伏乞垂鑒

帥文毅公祠堂碑銘

咸豐七年冬十月江西候補道帥公遠燁帥師自東鄉規復撫州次大橋岡營壘甫立僞翼王石達開傾巢出犯官軍敗帥公死之

天子憫其忠贈蔭如例同治十年江西巡撫劉公坤一疏請優卹

詔諭文毅

命於東鄉縣建立專祠至今十有二年矣東鄉號僻縣公私困乏沿歷五政未克舉行光緒八年春沛奉檄權邑事作而歎曰非禮也咸同以來文武將吏忘軀致命者指不勝屈

國家褒卹之典有加無已凡夫生長之邦死事建功之所祠宇林立豈徒以嘉蓋臣也用俾後人瞻禮廟貌仰焉而起其敬恭俯焉而昭其觀感其爲教忠之意深且遠矣闕而不舉

汝東判語

卷六

九

朝命久稽非所以闡

明旨也文毅公起自詞臣洊歷外任於時粵寇紛擾江

右爲壑石達開尤雄劇窟於撫州公與總兵李定泰

會師東鄉將爲禽渠埽穴之計倉卒遇敵遂以身殉

骨肉可腐而浩然之氣不可磨滅神靈陟降猶在此

閒顧無一瓣之香以慰其千秋不瞑之目非所以妥

忠魂也二者交譏守土官之責也粵稽東鄉城內舊

有忠義祠咸豐八年前令周公溯賢所建以祀境內

殉難之人官吏無預之者其後則同知陳君徽言知

縣吳君朗莊君炳熊咸列其側而不知所自始沛與諸僚屬議就此祠闢其室爲三文毅公祀中室同時陣亡若帥理問疇暨陳君輩胥耐焉忠義紳民分祀於東西室增舊數倍之爲九百六十五人節烈婦女改祀於右廂增舊數三之爲一百八十一人春秋祀事歲於縣中公費支白金五兩陳牒大府垂爲永制是役也基不改造工不虛糜宣

皇仁而表臣節一以爲風教之助一以盡報享之忱其於典禮豈曰小補之哉沛獲因前令遺緒斟酌變通以善其後差免於守土官因循之咎殊自幸已文毅

汝東判語

卷六

干

籍黃梅楚產也爲之招辭曰

匡山崔崔孕公碑兮潏流湯湯迓公旗兮先人敝廬公有祠兮水在地中魂氣無不之兮春蘭秋菊民之思兮素車白馬神之來兮彼國殤之夥分列於東西兮孰雄長之惟公是依兮

恩命重申公母啼兮禋祀肇修公母歸兮生則捍患死亦能禦災兮福我士庶願公之常在茲兮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三月吉旦知州銜署東鄉縣知縣鄧董沛撰文都司銜太平吳士瀛書丹六品頂戴

東鄉縣典史平江余家斌篆額

敬稟者竊卑縣地處山鄉岡阜錯雜向賴雨暘時若溪澗暢流方足以資灌溉以全境形勢而論但苦旱災而不苦水災惟東北境一帶與餘干進賢連壤緊靠鄱陽湖濱地勢低下每遇春夏水漲恆有淹沒處所卑職蒞任茲土披覽圖冊訪問父老皆謂該處田畝以被水爲恆例不過每年有多寡之分而絕無早晚田禾一律豐收之事今年卑縣四鄉晴雨應候尙稱中稔歷經統計分數摺報在案所惜信郡蛟洪大發水性順下旁灌鄰州卑縣潤溪汪園盈塘等處凡屬沿湖之地波及甚多

汝東判語

卷六

三

受災獨甚五月間據卑縣二十八都之上三圖下三圖軍三圖四圖三十三都之一甲五甲災民徐華興等具稟報災懇請詣驗卑職查知光緒三年北境曾辦災緩前縣楊令松兆委員丁典史嘉銓往彼履勘該處刁民輒將汪洋湖波指爲被浸田畝以致鄰村紛紛效尤疊次捏訴今若張皇其事深恐復蹈舊轍因卽改裝易服帶同餘干門生江凡士假以相地爲名親自踏勘緣江生素曉堪輿熟悉路徑在此則資爲引導在彼則使之不疑查核前報各圖地方早禾淹沒委係實在被水然爲時尙早畢竟水勢漲落不常遂批令設法疏通補種

晚稻以冀秋穫自是以來卑職每隔數日輒遣親信家丁時往審察現屆兩月之外皆稱水勢未退晚禾無望卽使目下消退迅速亦僅能補種雜糧甚屬微薄較之光緒三年災象尤重卑職查該處民田約計一百餘頃歲徵地丁六百餘兩漕米二百餘石在卑縣統額之中僅止五十分之一於全境民食尙無大礙顧惟

聖朝軫卹閭閻有加無已近奉憲臺委員散賑又蒙督憲增撥巨金比閩邸鈔欽奉

上諭頒賜部項普濟災黎毋任一夫失所內而

宮廷外而閩幄咸殷殷以災祲爲厯念卑縣被水地方

汝東判語

卷六

三

雖一隅中之一隅實未敢壅於上聞有負憲臺痼瘼在抱之至意卑職查該處村落歲歲患潦窮民下戶向資生計於湖亦不盡以耕種爲利與憲臺疏內所稱景鎮地方本恃工作爲生情事大略相符似毋庸徵請賑卹惟是錢漕兩項全出於田田旣無收民已乏食若將新舊錢漕責令照常輸納誠恐民力拮据無從措繳合無仰乞憲臺恩准被水各都圖應完本年新賦緩至來年秋後帶徵以抒民困謹述大概情形先請大人俯賜察核就近飭府委員下縣會同卑職確切查勘被災地方田畝科則及應行緩徵銀米細數一俟勘畢卽行造冊

詳報不敢稍稽以慰憲臺拯溺之衷以副災民望恩之願肅此具稟恭敬崇安統祈慈鑒

覆述案情稟

臬司

敬稟者卑縣通詳民婦黃馮氏具報伊子黃逢春赴塘洗浴被溺身死一案奉憲臺批查黃逢春在楊再書家傭工落水斃命既經其母黃馮氏報驗訊明斷令楊再書養贍終身黃馮氏忽供其媳徐氏與貴溪人老王通姦常不在家籲求斷離婦人以名節爲重如果指姦無據律得勿論固不便准予深究亦不必牽敘人詳若徐氏犯姦有據事關風化卽不能含糊了事今該縣以徐

汝東判語

卷六

三

氏不孝不義聽其自便從權結案察核情節難保無別有隱情未據究出抑係徐氏不肯遵斷兩造捏姦挾制仰撫州府飭令再集人證研究確情妥協議擬由府詳候察核母任違延等因到縣奉此竊查楊再書養贍僕母係推舊主之誼出自所願原詳本可節剛緣黃馮氏曾有折錢之請卑職以該氏孑然一身所重口食錢粟相較給米爲宜穀價低昂不常易滋他日爭競且黃馮氏頽然老婦固屬旦暮之人而楊再書年近耆齡亦非少壯之輩卑職期年攝任瓜代有程萬一修短參差問官已易楊姓子孫或且背棄原約爲善不終則馮氏仍

無結局是以附詳立案俾作永遠遵依之據此黃馮氏一節所以入詳之微意也夫哀親堂上既得養以終身而弱婦閨中乃不容其置喙讞牘未免漏遺之咎憲批必遭駁詰之辭則徐氏犯姦一層又不能不牽敘及之者當卑職之驗訊也撫屍痛哭僅黃馮氏一人徐氏則號泣俱無坦若無事卑職目覩情形頗爲疑怪及至庭鞫之際眾口一辭謂與老王通姦穢聲鼎沸黃逢春生存之日夫婦僅有虛名姑媳亦無實誼不特此也逢春有事入縣屢宿王家徐氏以容禮相待與老王儼同伉儷而本夫從不訶責一言則其明明縱姦實無疑竇今

汝東判語

卷六

十六

逢春自斃老王在逃縱姦之本夫已屬死毋庸議通姦之姦夫亦復杳無獲期此案未便久懸此婦似可未滅若單科姦婦一人亦覺無此辦法且一杖之後徐氏何所歸乎歸之姦夫律所不許也歸之本夫馮氏所不欲也子尙未死馮氏不免乞食姑媳久已分離子已慘亡馮氏仰給他人姑媳安能復合若仍責之楊再書則同居既有嫌疑另處亦無管束措置之道已在兩難既養垂暮之母復養喪節之妻人情之中尤非平允故惟聽其改嫁置之不論不屑之條並非故爲含胡希冀了案也至若別有隱情捏姦挾制等因卑職捧讀鈞批殊深

惶悚東鄉地方風俗頹壞賣休背逃之訟月凡數起卑職讀書數十年深知婦人首重名節故激揚風化之事竭力舉行以冀挽回結習本年二月增補節烈祠主闡微顯幽多至三倍五月間侯吳氏夫亡守義自願過門亦經特予褒嘉親送酒禮無非爲綱常名教起見此案徐氏苟能完節苟非犯姦則含貞茹苦守至後來可以微

聖代之旌揚可以示末流之觀感安忍草率從事誣捏姦情卑職入仕未久腐氣未消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斷不肯撕滅天良作此寢食不安之事惟是江西辦案向汝東判語

卷六

五

有格式相傳衣鉢奉若金科恭讀

宣宗聖訓以江西招冊三案雷同

特下撫臣覆奏此道光二十六年事也無何而同者如故矣卑職昔觀孟師潮刑案成式一書未嘗不爲之三嘆也黃逢春一案原詳與舊格格稍立異卽奉批斥固亦卑職自取之耳除另文議詳應請本府核轉外卑職辦理此案實有苦心詳內未能縷述用敢端稟憲臺俯賜察核不勝戰栗待罪之至肅稟恭請崇安伏乞慈鑒

微免記過稟

錄撫院一通

敬稟者竊卑縣民人于德勝上控一案實歷二十八年

未能訊結查于德勝爲于良翰之子而于方俚之嫡弟也咸豐四年方俚向其胞叔良翰借錢未允糾同于青山等強搬叔家什物以致良翰氣忿莫解自戕身死方俚脫逃經吳故令朗申請通緝並獲從犯于青山訊供不諱按擬詳咨奉准部覆嗣於同治十年楊前令松兆訪拏于方俚到案傳集屍親見證環質定讞解由府司迭委臨川新建南昌等縣提訊該犯畏罪翻供發回本籍收禁卑前縣印委五任遵例覆審照案勒傳無如屍親見證陸續病故近二三年遂無一人存者該犯恃無質對屢訊屢翻塵牘久稽案懸卅載前年頒發新章命汝東判語

卷六

美

案列入月報甄前令覲遂以此事記大過一次飭知在卷伏思功過之冊所以別屬吏之能否意主勸懲是必功當其功則無功者知勸過當其過則有過者知懲此案屍親見證俱登鬼錄僅訊本犯安肯認供問官卽有聽斷之才亦須旁資佐證方可以折其口而戮其軀卑職輾轉思維意必如村夫里媪所稱包孝肅者乃能起久死之魂肉已朽之骨而與于方俚相質對也否則聰如東里明如西門恐亦無從下手矣吳故令朗初詳之官也久已殉節撫郡楊前令松兆續獲之官也亦復病歿豐城獨該犯妄處獄中老而不死案情重大非在

恩赦援減之條報部在前尤難更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官不一官過不一過直待該犯瘼斃方可開除是由記過者不在問官才具之優絀而在該犯命數之修短憑之於天而不憑之於人似乎其中尙宜斟酌現屆九月季報卑職以此案亦應記大過一次憲章有定俯首何辭署事之員轉瞬期滿記亦不至停委不記亦斷難敘功榮辱無關理應靜聽惟此後實缺莅事一年坐記兩大過則他處州縣例以八大過撤任而東鄉一缺卽以六大過去官返之愚衷實有所惑用敢詳敘本末邀請憲恩俯念此案情由尙非問官才力不及之咎或

汝東判語

卷六

毛

可酌行減免出自逾格鴻慈此外屍親見證尙在者不得援以爲例是否有當謹乞訓示祇遵再江西七十餘城之中似此者恐不止一案應否一體准予查明益足昭憲臺大公之心非卑職所敢擅請也肅稟恭敘福安伏冀鈞鑒

禁私錢稟 錄撫院一通

敬稟者竊照銷毀制錢私鑄私販收買攙和本犯暨父兄伯叔弟以及房主鄰右地保十家長船夫俱有應得之罪按其數目多寡分別究辦

國法頒布何等森嚴迭經該管衙門歷歷示禁而犯者

猶未盡絕推原其故皆因愚民不知律例視文告爲故
常徒貪微少之財卒貽身家之禍冥然罔覺顛倒於醉
生夢死之中殊可憫惻卑職查閱舊卷每歲冬閒地方
官將屆出結之際必有一番示諭觀其底稿大率籠統
措辭未盡切中要害甚或四言韻語對偶駢辭徒使鄉
曲之夫以爲官官具文歲歲恆事漫不加察日怙其非
是亦相沿之過也伏讀

聖諭廣訓有講律例以儆愚頑之條蓋卽古人月吉讀
法之制雍正中

世宗皇帝以鬪毆之罪小民易於干犯遂取律例內鬪

汝東判語

卷六

五

毆諸條逐款開揭

欽頒諭旨通行直省

聖心廣遠欲使人人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寬畏懼
猛醒得以遷善改過永作良民迄今百有餘年猶若躬
聆

天語丁甯告戒之意溢於言表卑職伏思

大清律例爲官吏辦事之綱律旣周詳例尤繁瑣尋常
幕客亦未盡知官則來自田閒吏則奉行故事且有從
未講求者而況蚩蚩之氓能知某罪犯某律某事干某
例乎卑職愚見以爲此等示諭應將律例內私錢各條

明白開列若者應斬絞之律若者應軍流之律若者應徒杖之律若者爲首犯之罪若者爲從犯之罪若者爲牽連各犯之罪一一區別見者了然俾之觸目警心互相勸誨已犯者可期革面未犯者不至陷身其於牖世覺民之道或亦稍裨萬一除卑縣管內現已查開律例嚴切示禁外合無仰乞憲臺俯准所請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以重國法而挽頹風是否有當敬祈訓示祇遵肅稟恭敬崇安伏冀垂鑒

汝東判語

卷六

完

